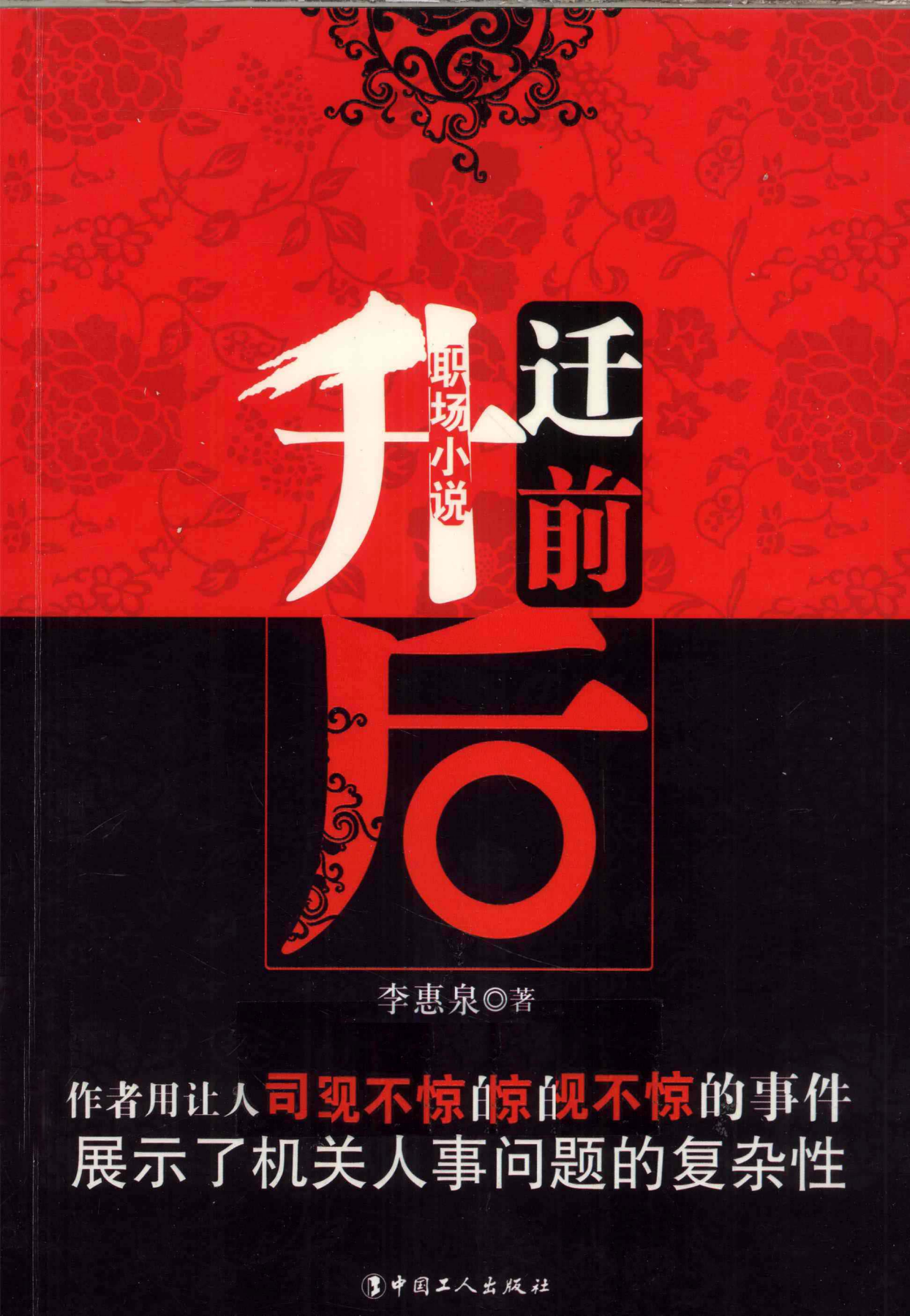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升迁 后

职场小说

李惠泉◎著

作者用让人**司空见惯**、**不惊不险**的事件
展示了机关人事问题的复杂性



升迁后

职场小说

李惠泉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升迁前后/李惠泉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10.9
ISBN 978-7-5008-4767-0

I. ①升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0942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：100120

电 话：(010)62350006(总编室)
(010)82075934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：(010)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350 千字

印 张：19.5

定 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目 录

第一章 1

天上掉下个馅饼，砸在李敏和郜天头上，在机关工作了十年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会让他们到县里任职，从此，两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……

第二章 11

郜天如鱼得水，活得滋润；李敏拒收金钱，却面临着许多困惑。

第三章 21

李敏拒绝了郜天，而他仍然拿到了想要的工程，为了生存，他跑到市里为县委书记走后门，碰得头破血流。

第四章 31

李敏把县里分的钱捐给了希望工程，却不知道得罪了大家，选上了县长，却掉入了深渊。

第五章 41

李敏帮助表哥拿到了工程，表哥送了十万，妻子不准用，他想走后门再次爬起，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却陷入了尴尬境地。

第六章 51

周媚冷冷地说，“县长十万，书记十五万，平调五万，升半格加五万，公平合理。”

第七章 61

郜天当了县委书记，他告诉李敏，官场上没有真话。黄玲送来了二十万，他笑纳了。

第八章 71

屈燕把存折放进箱子，笑着说，“你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跑官少说也花了三十万。”郜天把二十万扔在沙发上，发牢骚说，我容易吗，捞点钱冒了多大风险。

第九章 81

郜天想着来青昌的目的，觉得自己亏得慌。人家花钱买我手里的官，我又花钱买上面的官，这一来二往，落到自己手里就没有了多少，他牙根咬得发疼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挖坑在埋自己。

第十章 91

郜天怒骂：“这个包金贵，他娘的吃了豹子胆，矿里死了人也不报告，就凭包金富的材料，枪毙他十次也不过分。”

第十一章 101

包金贵双眼溜转，悄悄对郜天说，“郜书记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就算是干净的，下面的人，哪个也不比你捞得少，就说上官明吧，他每年不会少于五十万，他当了五年副县长，捞了多少钱你算得清楚。”

第十二章 111

他放下筷子，把她拉到自己身边，默默无闻地摸着她的脸，又解开她的衣服，闻着她细腻的肌肤，把那张沧桑的脸靠着她的胸，流下了大滴的泪。叶倩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一把搂住了他。

第十三章 121

叶倩双眼红肿，可怜般地看着他，“郜天，我要不同意，他就毁了你，我实在没……没有什么选择。”郜天走了，常香来了，县委干部忐忑不安，不知这个女人刮什么风？

第十四章 131

马笑天鼻子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，“我在连唐大街上长大，

活了三十多年，还没有看见一个清官。”

第十五章 141

常香改造县政府，贷款办厂，搞得轰轰烈烈。郜天情绪低落，叶倩发誓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再当县委书记。

第十六章 151

“是常书记吧，不好意思，你丈夫把我们饭店的服务员睡了，你看是私了还是公了，如果私了，你就来一趟青昌，公了，我只好报警，我等着你回答。”

第十七章 161

常香眼含温情，握着魏琨的手，“小魏，我苦不堪言，长年的官场，让我越来越变得不像女人，帮帮我，让我回到从前，做一个纯粹的女人，好吗？”

第十八章 171

“看出来了吗？那个娘儿们比他妈的郜天还狠，连自己的丈夫都舍得出来，她把精力都用在如何升官上，这正是我们弄钱的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了啊！”金喜喜说。

第十九章 181

李敏任青昌县委书记，郜天任听建县委书记，两人又在同一起跑线上。李敏为青昌起飞打基础，郜天为自己离开这个岗位作准备。叶倩付出了代价，现在要收获了。

第二十章 191

李敏声音高了八度，“你以为我不想做个好人，你以为我不想弄好关系，我做副县长，可以管住自己，现在当了县委书记，就不能这样，否则，我和郜天、常香有什么两样？”他跟王砷吵了起来。

第二十一章 201

李敏决定卖掉自己的汽车还贷款，他叹着气说，“老百姓的

钱是不能欠的，哪怕我们县政府穷得叮当响，也不能欠老百姓的钱。”

第二十二章 211

“二哥，连唐大街的人都说你是一个好官，把摊派的钱都退回了老百姓，说实在话，老百姓苦啊！赚几个钱不容易，你说钱要用在修路和改造环境上，也就算了，却进了当官的口袋。只是二哥，你这样做，把人都得罪光了。”

第二十三章 221

“如果我不当这个县委书记，难道我的家人就不过了吗？如果我们不进入仕途，我们不也要过一辈子吗？我知道你听不进我的话，但是，我还是要说，少拿点，多办点事。”李敏说。

第二十四章 231

“官场是一个复杂的游戏，你参与进来了，你进了这个局，你就没有退路。民是什么？谁不会高喊以人为本，那是做给大家看的，当你真正以人为本的时候，你的路就走到了尽头。郜天活着却死了，你活着，我不想让你死啊！”常香含着热泪说。

第二十五章 241

政治是权力的核心，你只有拥有这个权力，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自己才能体现出价值。若没有权力，就没有判断事物的资格。

第二十六章 251

人生风雨，坎坎坷坷，当我荣幸地站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时，难道也像郜天那样，大把大把捞着钱，像黄海那样，为家族利益考虑？人难道不要有祖国吗？祖国难道不要有人贡献吗？人是要死的，与祖国同在，我们生命长存。

第二十七章 261

要想让那些女人不离开自己，就必然贪污腐化。贪污受贿和

生活腐化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的，必将走上绝路。

第二十八章 271

“乡长是什么？是一个乡的带头人，也是老百姓的当家人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难道共产党人连古人都不如？”钟胜利说。

第二十九章 281

“太完美就是毒药，这样的毒药一旦爬到你的头上，你会被榨干一切的。”常香感到李敏太可怕了。她不害怕郜天，知道他早晚要倒霉的，而李敏，却让她不自在。

第三十章 291

“世上太多的孽障就是自己。把自己修理好了，这个世界就完美了。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做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正确的，但我们要保证自己做任何事情的动机是正确的。”王砢的话，让李敏眼前闪出一道亮光。

后记 301



第一章



天上掉下个馅饼，砸在李敏和郜天头上，在机关工作了十年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会让他们到县里任职，从此，两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……



1

欢送宴会是在醉香阁举行的。

青昌市的煌上煌鸭子在整个青昌乃至全省都是有名的，特别是醉香阁的煌上煌鸭子，更是地道正宗。肥而不腻，柴而不糙，吃到嘴里是有香有味，但价格也是惊人的贵，一般人请客都不敢进醉香阁的大门，只有那些大款肥佬，吃又吃不了多少，只是到这里显示自己的富有。这次市政府秘书处弄到了两个下乡代职的名额，按俗话说，都是肥缺，如何不让人高兴。秘书长事情太多，专门让副秘书长钱峰在醉香阁为这两个年轻人送行。

五十多岁的钱峰，挺着个肥油肚子，端起了他爱喝的四特酒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郇天，李敏，你们两人算是熬出来了啊。我记得你们到市政府已经有10年了吧，三十多一点，弄个副县长，加把劲，三年后弄个县长书记什么的，40岁出头就可以升到副厅了，前途无量啊！想当年我为了混个副处，唉！把办公室的拖把都墩坏了好几把，做了十多年的孙子，这才混到爸爸级。可你们……让我羡慕啊！主管城建和交通的副县长，我的妈呀！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李敏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责任重吧。”

“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列入贪污受贿的行列，把口袋装满，把房子弄大，然后走进监狱。对不起，钱秘，开个玩笑。还望你指教。”郇天故意调侃着说。

“看你。”陪着钱峰的处长刘宁看了他一眼，连忙笑着说：“钱秘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我们处真是干部学校啊，一下子出了两个副县长，以后我们下去好办事了，过年过节给大家谋点福利也有了地方。”

坐在他边上的副处长常香笑笑，“李敏，郇天，姐姐敬你们一杯，希望你们当个好官，不要像某些人，除了贪污受贿就不会做官了。市政府是个清水衙门，你们到下面去也好，姐姐劝你，该拿的拿，不该拿的千万不要拿。我是女人，按说不能说女人的坏话，今天酒桌上我也要劝你们一句，女人是祸水，你们最好离远点。”

常香的话，把喝酒的四个男人逗笑了。

钱峰暧昧地说，“常香，你怎么跟人家李敏他们说这个。我告诉你，男人就是为女人活着，没有女人，男人活着还有他妈的什么意思。你是不是发现了你们家老曹有什么外遇，这才……你不要跟我瞪眼，现在的男人有几个没有相好的，我才不相信你们家老曹没有呢。”常香的丈夫曹志，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，跟钱峰很熟。

常香鼻子一哼，撇起了嘴，“哼！我们家老曹可不像你。你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！按照你的逻辑，什么样的男人都应该有相好的罗，是吧，那么，我们女人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好的，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，就像没有贪官污吏一样。”她转过身，又对他们两人说，“你们可不要听钱秘的歪论，他是到头了，可你们前途无量，可要珍惜。”

李敏点点头：“我一定记住常姐的话。”

“常姐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”郜天说。

钱峰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刘宁朝钱峰看了看，又看了一眼常香，有些悻悻地说：“钱秘，什么时候把我也派到下面去，我可当处长三年多了。组织上可要关照一下。唉！用不了三年，李敏他们就比我们活得滋润。来，我也敬你们一杯，到时候可不要忘记了我这个大哥，说不准我还会求着你们呢。”

钱峰感慨万端：“刘处长说得没错啊！”

“看你说的，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部下。”郜天端起了酒杯，笑着说，“我不会忘记了这些年来你给我的教诲，我郜天要忘记了，还是人吗。钱秘，刘处，常处，我和李敏下去了，不是为你们打下了两块根据地吗，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就吱一声，我们一切照办就是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李敏也说。

大家热情端杯。

2

吃完欢送酒，李敏和郜天并肩往回走。

两人都没有分上房子，李敏住在妻子王砷家，郜天租了一间平房。两人想到这些年来的辛苦终于有了报答，心情格外舒畅。郜天看着路上穿梭来往的人流，高兴地喊道：“上天啊，你终于开眼了，你终于看到了我们这群默默无闻的人啊！我一定为你送上一炷香。”

李敏笑了，看着朝天喊的郜天，说道：“你呀你，郜天，你怎么也相信命运，我们有今天，难道不是我们争取来的吗？你感谢上帝，难道就不感谢



组织对我们的培养？”

郜天摇了摇头，指着他无奈地笑着说，“李敏啊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傻，我告诉你吧，不是钱峰可怜我们，不是刘宁关心我们，也不是常香体贴我们，是我们俩的学历年龄沾了光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各领风骚数十年，也该轮到我們了。你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告诉你吧，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看透，无论你怎么做，倒霉的都是你。你要不相信，就试试看。”

李敏说：“我越听越糊涂了。”

“你要清楚了，我就完了。”郜天拍着他的肩。

他朝李敏眨眨眼，笑着说，“好自为之吧，李敏，你们听建县可是市里的旗帜啊！每年的利税占青昌市的五分之一，而你这个负责城建交通的副县长肥的流油，到时候可不要忘记了兄弟我啊！我那个青昌县，唉！穷地方，说句俗话，想捞都捞不到多少。”

郜天的话，把李敏说笑了。

“郜天，好像我们俩是去采摘果实的。难道……所有当官的都是这种心态吗？”李敏摇了摇头，看着郜天不解的脸色，笑着走了。

郜天看着李敏的背影，嘟囔了一句，“这个李敏，机关待了十年都白待了，整整一个二百五。”他哼着歌，骑着自行车走了。

李敏从公共汽车上下来，还未走到自己住的那个胡同，就看见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，几个陌生的人站在车边左看右看，其中一个工头模样的人盯着李敏的脸看了半天，把他看毛了。李敏不解，试着问：“你找谁？看你们样子不像青昌市的人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李县长吧。”那个人瞪着献媚的双眼。

李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怔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“你找错了地方吧，县长有住这穷地方的吗？”说完转身就走。那个人不死心，又紧走几步，试着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敏没有停下脚步，随口说道，“我叫李敏。你干什么，是来查户口的吗？”

“李县长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”那人伸出厚厚的大手，一把抓住李敏，使劲地攥住，笑得很灿烂，“李县长，我们下午就来了，在这里等了半天，又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，这下好了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我叫李水根，是你本家，是来帮县长搬家的。”说完把那几个壮实的小伙子喊过来，说见见李县长。

李敏被这个叫李水根的四十多岁中年人搞糊涂了。自己还没有上任，怎么就有人叫自己县长。他放开李水根的手，盯着问：“老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，我是要到听建县去当副县长，可我……还没有报到呢？你们就来帮我搬

家，这……谁让你们来的？”李敏一边把他们带到家里，一边问。

李水根嘿嘿地笑了，露出农民那种狡黠，瞪着眼说，“李县长，我们绝对搞错不了。你看你的家，还住这样一间半平房，这叫什么事，这不影响领导的精力吗？李县长，你就不要问那么详细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明天过来搬家。”

李敏的夫人王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一听明天就搬家，为难地说，“我们还没有准备呢。是不是让李敏先去报到了，我们再搬到听建去。”她看了看李敏，又问，“你说，是不是让我准备一下。”

李水根笑着说，“有什么准备的，家具不要，县委会配新的，就把细软值钱的东西带走就是了。我看你们的家，一车装走绰绰有余。李县长，那就这样说好了，我们明天过来。”说完就要走。

李敏拦住了他，急着说：“老李，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，我看……你们还是回去吧，搬家的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何况早一天晚一天没关系的。”李敏拒绝了对方的好意。

李水根脸色一下子僵住了，显得特别难看。他搓着手，点燃了一根烟，看看不对劲，又蹲了下来，就那样闷着不说话，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。李敏不知道是咋回事，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赶忙上前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老李，怎么了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

李水根猛吸几口烟，把烟头扔在地下，用脚使劲地踩了踩，这才乞求说：“李县长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做百姓的吧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是新雄建筑公司的，老板叫我来办这件事，我要是办不成，我的饭碗就要砸了。我知道你们干部都讲廉洁奉公，但做一个好官，关键是要看如何为老百姓办事，不在这一利一己的得失。”

“好吧。”李敏做了让步，拍了拍他的肩，动情地说，“看样子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老李，这样吧，家里简陋，我陪你们几个弟兄到外面吃一顿饭吧。也算我一点心意。”

李水根一听李敏同意了，高兴若狂，连忙说，“李县长，不打搅了，住的地方我们已经找好了，你们休息吧，我们明天上午十点钟准时来。”未等李敏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走了。

李敏叹着气：“这叫什么事？”

王碑兴奋的脸上也有几分忧虑。她看着李敏，告诫说：“李敏，我真为你高兴，心里不知咋搞的，总有些害怕。这些年来，贪官污吏见得太多了，虽然你是个芝麻小官，但总有独管一方的权力，而且又是现在热门的城建交通，你……你千万不要贪污受贿啊！李敏，我情愿贫穷，也不要那些让



人担心的荣华富贵。”

李敏一听王砢的话，也颇有感触。他看着妻子那张真挚的脸，点了点头，安慰说：“王砢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。我是穷孩子出身，我会去贪污受贿么，我只有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，除此，别无他求。睡吧，明天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办呢。”

3

汽车到达听建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。

李水根没向李敏打招呼，就把车开到了县城里一幢新楼前，指挥人往下搬东西。李敏一看有些不对头，就制止了他们，说等我去县政府报到完了再说，李水根刚要说什么，一辆丰田轿车“啫”的一声停在了汽车旁边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李水根跑过去，讨好地说：“老板，我把李县长接来了。”

中年人没理他，走到李敏面前，伸出了手，恭敬地说：“李县长，你辛苦了，这个该死的，不会办事，让你坐卡车，看我回去不收拾他。是要去县政府报到吗，走，坐我的车一块去。李县长，你先在这里落落脚，县政府分配了房子你再搬走，不会有任何事的。”

“你是新雄建筑公司老板？”李敏问。

“对，敝人雄一海，以后还望李县长多关照。”雄一海递过名片。

李敏点了点头，对王砢说：“好吧，你按雄总的话办吧，我先借用你的车去趟县政府。”说完就钻进了雄一海的汽车。

车上，雄一海向他介绍了听建县有关情况，一再说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就说，我雄一海别的不敢说，在听建地面，还没有办不成的事。李敏来前就反复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小心翼翼，夹着尾巴做人，一听雄一海眉飞色舞，就一个劲地陪着笑脸，不卑不亢地应付着。

车一到县政府门口，就看见县长书记站在那里。李敏心里纳闷，自己虽然认识县长和书记，但不是太熟，市委组织部通知了？他没有多想，一下车就赶忙走了过去，握着书记刘非和县长谢庭杰的手，一再表示感谢。谢庭杰一看从车里走下的雄一海，骂道：“你娘的雄，李县长来上任，关你屁事，还用得着你开车送他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炷香烧错了地方，李县长是有名的清官。”

雄一海哭丧着脸，陪着笑容说：“谢老板，看你说的，县长是父母官，我们这些做百姓的就不能孝敬一下，何况我还没有拉李县长下水呀！你要不相信问问李县长。”

刘非挥了挥手：“一海，是不是又把李县长安排到你那里住去了，你这个人呀，县政府再穷，也不能让人民的县长住你这个阔佬的地方吧，不像话。好了，你走吧，我们会安排的。”

雄一海笑着走了。

李敏一看，就知道雄一海跟县长书记熟得不能再熟。刘非和谢庭杰陪着李敏走进了县政府办公大楼，把他带到装饰一新的办公室，谢庭杰笑着说，“左边是我的办公室，右边是刘书记的办公室，你居中，李老弟，我们县虽然有好几个副县长，但你是唯一从市政府下来的，镀镀金，以后我和刘书记还得靠你呀！你说吧，刘书记。”

刘非给李敏递上一支烟，恭敬地说，“老谢的话没错，这个年月，上面没有人是上不去的，我们当然要依仗着你啊！”他打了个电话，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喊来了，交代了李敏生活上的事，又给城建局、交通局、土地规划办等单位打电话，让他们下午过来开会，见见李敏。

李敏很感动，谦逊地说：“刘书记，谢县长，我刚刚来，什么也不懂，以后还望你们多关照，有什么做得不对的，你们尽管批评。”

谢庭杰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，笑而不说。突然，他问：“你酒量怎么样？”一听李敏说还可以，他大喜，高兴地说，“你说可以，那肯定是蛮不错的，只要能喝酒，下面那帮狗崽子们好对付。当官嘛，你只要记住三件事我看就差不多了。不要上错了床，这句话你要自己理解；不要装错了袋，该拿的拿，不该拿的坚决不能拿，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，这也要你自己看着办；不要跟错了线，我想对这个你老弟肯定理解得比我深，要不，怎么就来我们县呢。书记，你再补充补充。”

“不要听老谢瞎说。”刘非拉住谢庭杰的胳膊往外走，“老谢，我们走吧，让李县长好好收拾一下。有什么事再找我们。”说完两人就走了。李敏这才把办公室好好收拾了一遍。

“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。”刘非对谢庭杰说。

谢庭杰骂道，“从上面下来的人，没有他妈的一个好的。你不要看他人模狗样的，用不了一两年，比我们心还狠呢。他们是来捞政治资本的，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，一辈子也休想跨进市政府的大门。哼，我巴不得这样的干部早完蛋呢。”

“你呀，你呀！”刘非摇了摇头，眼睛瞪着他说，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呢，利用李敏的关系，也为我们谋条后路，我也做了几年了，老在这个位置上有些于心不忍，挡着你的路。”

谢庭杰眼一瞪，拍着胸说：“刘书记，看你说的，我谢庭杰在你手下干



得舒服，什么书记不书记的，只要跟着你干，我认了。只是你……凭你的才能，早应该换个更好的岗位啊！”两人相互吹捧着。

4

李敏把房间收拾好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叶倩就送来了一大堆办公用品。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一对水汪汪的眼睛会说话，她是县里几个有名的女人之一。她轻轻地推开了李敏的办公室，笑逐颜开地做了自我介绍，把那堆办公用品放在桌子上，这才说，“李县长，听说你是从市里调来的，以后还望你多关照，你青昌有人，到时候把我调到那里去，我就想去青昌，这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发展。”

李敏以为她开玩笑，也玩笑着说：“叶主任，没问题。我刚来，以后有什么事多给我提个醒，省得我犯错误。你在县政府办公室，人来人往的，知道的事情多，少不得麻烦你。”叶倩浅浅一笑，说我一看见你就是好人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事我会提醒你的。

她的话刚说完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推开了门，怯生生地喊了一声：“李县长。”

叶倩忙问：“小胡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李县长的司机。”

叶倩就高兴地把她推到李敏面前，说他叫胡鹏，是县政府小车队司机，看样子老宋头真够意思，把那辆新奥迪给了李县长。就应该这样，要不显得我们听建县太没有风度了。

“好，胡鹏，以后要好好照顾好李县长，人家可是从青昌来的。”叶倩说完，又朝李敏一笑，这才蹬蹬地走了。

“小胡，你坐。”李敏倒了一杯开水。

胡鹏受宠若惊，连忙说不渴，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李敏，说刘书记交代了，我以后就跟着你，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司机的房间在院子左侧，你要没有什么事我就下去了。李敏问，中午就餐怎么安排的，是买饭还是记账？胡鹏说，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都在小食堂就餐，是记账的，到时候我带你去。

胡鹏一走，李敏就给王砷打了个电话。

“怎么样，都安排好了吗？”李敏试着问。

王砷一听是李敏的电话，高兴地说，“李敏，看样子人还是要当官，用不着我操半点心，县政府宋主任派来的人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连李聪的学校都联系好了，是听建县最好的一中，司机小胡也来家了，这个小伙子，特

勤快。李敏，你可要珍惜这些，对下面的人要客气些，不要像个凶神似的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我知道。”李敏有些不高兴地说，“我会夹着尾巴做人的。你也记住，任何人给我们家送东西都不许收，我就不相信，一个人不做贪官就做不好官。也不许打着我的旗号去找别人办事。”李敏听见王砢在电话里格格地笑，就严肃地说，“你听清楚没有？”

王砢这才笑着说，“听清楚了，我的李县长。”

中午，胡鹏带着李敏来到小食堂。

李敏这才知道，什么记账，根本就没有哪个人记账。书记、县长，还有几个副县长坐在一起，喝酒吃菜聊天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嘴巴一抹走人了。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班子里面，李敏是最年轻的，三个副县长，年龄大的有五十多岁，剩下的一个也四十五。刘非四十三，谢庭杰也有四十，他们在现在的岗位上都干了好几年，都知道李敏的来历，见了面就像老熟人一样，在一起聊天，咸的淡的荤的素的也不躲着他，让李敏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

下班时间一到，李敏收拾东西刚走下楼，一辆崭新的奥迪就“喳”的一声停在他身边，胡鹏从窗户里探出了头，朝他笑了笑，喊着：“李县长，我们就回家吧。”

骑了十多年自行车的李敏，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，一时竟然有些不习惯。他轻轻地拉开车门，笑着问：“小胡，县领导一般下班都有些什么交际。”

胡鹏告诉他，自己来县里开车也有三年了，跟过书记县长，一般情况下，他们一星期能在家吃一顿饭就不错了，十二点钟前没有回过家的。你刚来，以后就习惯了。

听完胡鹏的话，李敏叹了口气，放松地说，“小胡，跟着我，你用不着熬夜，我没有那个习惯。”胡鹏点点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吃完晚饭，李敏陪着王砢到县城街道转了转，八点多钟才回到家，洗完澡，两人就躺在床上，看着这大三居的房子，这一套崭新的家具，感慨万千。“王砢，想不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副县长，有如此大的权力，你看，什么都有了，这是我们在市里想都不敢想的。怪不得刘宁说，要比钱峰他们都活得滋润啊！”李敏有些感慨，觉得当官还是比不当官强。

王砢躺在他怀里，痴痴地说：“李敏，你……你可不要学那些没有出息的男人，一有权就有钱，一有钱就学坏，一学坏就升官。唉！我真害怕你……”王砢说不下去了，两滴清泪从眼眶中滚出，湿透了他的胸，冷冷的。

“怕我离开你？”

王砢娇嗔地瞪了一眼：“我是怕你走向深渊。我是爱你，但你不要以为